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故都的秋》的翻译研究

——以张培基英译本为例

卢秋风

山东建筑大学外国语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1

【摘要】：郁达夫的《故都的秋》作为中国现代散文名篇，语言精炼、情感绵长。张培基的英译本在英语世界备受赞誉。本研究基于生态翻译学理论，从语言、文化及交际三个维度，考察张译本在处理叠词、拟声词、文化意象及情感传递方面的策略选择。研究发现，语言维上，译者以意译为主，灵活应对叠词和拟声词，译文自然流畅；文化维上，译者选择性保留或转化文化意象，既避免文化误解，也传递原文韵味；交际维上，译者考虑英语读者认知习惯，注重审美体验的传递与情感氛围的营造。张培基翻译实践表明，散文英译需要在不同文化生态之间寻找平衡，不能简单照搬原文或过度归化。本研究验证生态翻译学在散文英译中的适用性，为中国文学对外翻译提供参考。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故都的秋》；张培基；三维转换；文化生态

DOI:10.12417/3041-0630.26.07.092

1 引言

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与传播受到学界更多关注。散文作为中国文学的重要形式，语言优美、情感真挚、内涵丰富，素有“美文”之称。《故都的秋》系中国现代作家郁达夫于1934年创作的散文佳作。该文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北平秋天的自然风物与人文气息，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故都的深深眷恋与轻微落寞。其语言凝练、节奏徐缓、意象丰满，兼具音韵、形式与意境之美，堪称中国现代散文的典范。张培基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国现代散文的英译工作，其《故都的秋》英译本因忠实、流畅、自然而被广泛称道。如何在翻译中既保持原文的文化特质，又为英语读者所接受，始终是散文英译研究的重要命题。生态翻译学由胡庚申教授提出，主张翻译是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进行适应性选择的活动，译者需在语言、文化、交际三个维度上进行转换，以确保译文在目标文化生态中的“存活”与“传播”^[1]。该理论为散文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阐释框架。本文以此为视角，以张培基英译《故都的秋》为个案，剖析译者处理语言差异、文化意象及交际功能时的策略选择，探讨如何实现原文与译文文化生态之间的动态平衡。

2 生态翻译学理论概述

生态翻译学将生态学的整体观、适应与选择机制引入翻译研究，由胡庚申教授于2008年系统构建。其核心概念包括“翻译生态环境”“译者适应”“选择性转换”等。胡庚申指出，翻译行为本质上是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进行的适应性选择

活动，译者须在语言、文化、交际三个维度上实施转换，从而保障译文在目标语文化生态中得以“存活”与“传播”^[1]。语言维度关注词汇、句法及篇章层面的形式选择，要求译文既符合译入语语法规则，又尽量保留原文风格。文化维度强调原文与译入语文化生态的差异，要求译者对文化意象进行必要的过滤与重组。交际维度聚焦译文的接受效果，要求译者考虑目标受众的认知背景与阅读期待。该理论为散文翻译提供了整体性分析框架，有助于系统考察译者在多维生态环境中的适应与选择行为。

3 文献综述

自生态翻译学提出以来，已被广泛应用于多种文体的翻译研究。胡庚申（2013）在专著中系统阐述了该理论体系与核心概念^[1]。吴桂金等（2023）以党的二十大报告为例，分析了生态翻译学视角下中国特色词汇的英译策略^[2]。梁娟等（2024）基于该理论解读《春花秋月夜》三种英译本，验证了其在诗歌英译中的适用性^[3]。在散文翻译研究领域，张培基的英译作品一直备受关注。高盼（2014）从翻译美学角度探讨了张译《故都的秋》中的审美再现策略^[4]。乔彩霞、张凌（2014）专门研究了《故都的秋》的美学英译问题^[5]。雒思梦（2020）从“三美论”视角分析了该译本的音美、意美与形美^[6]。然而，目前从生态翻译学视角系统分析《故都的秋》英译的研究仍相对较少。本文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引入生态翻译学的三维分析框架，探讨张培基在翻译《故都的秋》过程中为适应翻译生态环境所采取的适应性选择转换策略。

作者简介：卢秋风（1999—），女，汉，广东肇庆人，硕士研究生在读，山东建筑大学，研究方向：文学翻译。

4 语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4.1 语料来源

本文选取郁达夫散文《故都的秋》原文及张培基先生的英译本为研究对象。原文载于《郁达夫散文选》，英译文收录于张培基编著的《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一）》（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

4.2 研究方法

本文将定性分析与案例研究相结合，以此展开研究。首先，梳理生态翻译学的理论框架；其次，从原文中筛选出具有代表性的语言现象和文化意象；再次，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个维度，分析译文的适应性选择转换策略；最后，归纳翻译策略与文化生态平衡的路径。

5 案例分析

5.1 语言维的适应性转换

语言维的转换要求译者在词汇、句法、语篇层面进行适应性选择，使译文符合英语语法习惯，同时尽量保留原文的语言风格。

例 1：叠词的翻译

原文：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教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做陪衬。

译文：It will be most desirable to have them set off by some tall thin grass planted underneath here and there.

分析：汉语叠词“疏疏落落”描绘秋草稀朗错落之态，张培基未直译“sparse and scattered”，而用“here and there”，这是英语常见短语，既传达“稀疏分布”空间感，又避免译文生硬。语言维上，译者放弃叠词形式，但通过“here and there”实现功能对等，适应英语表达习惯。

例 2：拟声词的翻译

原文：在灰沉沉的天底下，忽而来一阵凉风，便息列索落地下起雨来了。

译文：A sudden gust of cool wind under the slaty sky, and raindrops will start pitter-pattering.

分析：“息列索落”为汉语拟声词，模仿雨点稀疏滴落之声。张培基将其译为“pitter-pattering”，这是英语中描述雨滴轻落声的常见拟声词。在语言维度上，译文选取功能对等的英语拟声词，保留了原文的听觉意象，契合英语读者的语言习惯。这种“以声拟声”的手法体现译者在语言维上的精准适应。

5.2 文化维的适应性转换

文化维的转换要求译者关注原文文化生态与译语文化生态之间的差异，对文化意象进行选择保留、转化或省略。

例 3：文化意象的转化

原文：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儿落寞。

译文：After a street cleaner has done the sweeping under the shade of the trees, you will discover countless lines left by his broom in the dust, which looks so fine and quiet that somehow a feeling of forlornness will begin to creep up on you.

分析：“落寞”是汉语表达孤寂、冷清心境的重要词汇，富有文化心理内涵。张培基译为“forlornness”，该词在英语中含“孤独、凄凉、被遗弃”等语义，与原文情感色彩高度契合。文化维上，译者未直译“loneliness”，而选情感浓度更高、更贴近原文语境的“forlornness”，体现对原文文化心理的精准把握。

例 4：文化象征的保留

原文：秋蝉的衰弱的残声，更是北国的特产。

译文：The sporadic feeble chirping of cicadas is especially characteristic of autumn in the North.

分析：中国文学传统中，蝉常被赋予高洁、凄凉、短暂等象征意义。郁达夫笔下“衰弱的残声”，既实写秋蝉鸣叫，也隐喻作者内心苍凉与时代氛围。张培基译为“sporadic feeble chirping of cicadas”，其中“sporadic”传达声音断续感，“feeble”传递微弱无力，“chirping”准确模拟蝉鸣声。文化维上，译者通过形容词与名词精准搭配，传递原文文化象征意义，未做过度归化或省略。

5.3 交际维的适应性转换

交际维转换要求译者关注译文交际功能与接受效果，让目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相近的情感体验与审美感受。

例 5：审美体验的重塑

原文：这秋蝉的嘶叫，在北平可和蟋蟀耗子一样，简直像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

译文：Because of their ubiquitous shrill noise, these insects in Peiping seem to be living off every household like crickets or mice.

分析：原文用“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形容秋蝉叫声普遍，带有亲切感和生活气息。张培基没有逐字翻译“养在

家里”，而用“seem to be living off every household”。“living off”传达蝉依附人户生存，同时保留“普遍存在”核心意思。从交际维看，译者考虑英语读者认知习惯，用“like crickets or mice”这种西方人熟悉例子类比，帮助读者理解蝉在北平随处可见的程度。译文语气平缓（“seem to be”），避免生硬断言，让读者自然感受作者对秋蝉的熟悉与亲近，达到与原文相近的阅读体验。

6 结论

本文以生态翻译学为理论框架，以郁达夫《故都的秋》及张培基英译本为研究对象，围绕语言、文化及交际三个维度，对译者在适应性选择转换过程中的策略运用进行剖析。语言维上，译者以意译为主、直译为辅，灵活处理叠词、拟声词和句式结构，译文简洁自然，符合英语表达习惯。文化维上，译者

通过文化过滤与意象重组，对文化意象、象征物等选择性保留、转化或归化，既避免文化误解，也最大程度传递原文文化韵味。交际维上，译者以目标读者认知习惯与审美期待为中心，注重审美体验与接受效果，译文在目标文化生态中获得良好接受效果。生态翻译学为散文英译提供了系统的分析框架。张培基的翻译实践表明，成功的散文翻译并非简单地“忠实”或“归化”，而是在多维度适应与选择中寻求最优解，从而实现原文与译入语文化生态的动态平衡与和谐共生。

本研究验证了生态翻译学在中国现代散文英译中的适用性，可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未来可进一步拓展语料范围，结合语料库翻译学、多模态翻译等前沿方法，深化该理论在文学外译领域的应用，助力中国文学有效“走出去”。

参考文献：

- [1] 胡庚申.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 [2] 吴桂金,等.生态翻译学视角下中国特色词汇的英译策略——以党的二十大报告为例[J].中国翻译,2023(4):112-118.
- [3] 梁娟,等.生态翻译学视角下《春江花月夜》三种英译本的适应性选择转换研究[J].外语与翻译,2024(2):45-51.
- [4] 高盼.从翻译美学角度看张培基英译散文《故都的秋》[D].西北大学,2014.
- [5] 乔彩霞,张凌.《故都的秋》的美学英译研究[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4(12):105-108.
- [6] 雒思梦.“三美论”视角下的散文英译——以张培基的英译本《故都的秋》为例[J].北方文学,2020(20):106-107.
- [7] 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一)[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 [8] 郁达夫.郁达夫散文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